



谁把儿童当被告

——去教育化的教育生活

谭家德 丁维钢 著

SHUIBA

ERTONG DANG BEIGAO

Qu Jiaoyuhua de Jiaoyu Shenghuo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谁把儿童当被告

——去教育化的教育生活

谭家德 丁维钢 著

SHUIBA

ERTONG DANG BEIGAO

Qu Jiaoyuhua de Jiaoyu Shenghuo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谁把儿童当被告? : 去教育化的教育生活 / 谭家德,
丁维钢著. —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1. 8

ISBN 978-7-5647-0883-2

I. ①谁… II. ①谭… ②丁… III. ①儿童教育
IV. ①G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37192 号

谁把儿童当被告?

——去教育化的教育生活

谭家德 丁维钢 著

出 版: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成都市一环路东一段 159 号电子信息产业大厦 邮编: 610051)

策划编辑: 周清芳

责任编辑: 周清芳

主 页: www.uestcp.com.cn

电子邮箱: uestcp@uestcp.com.cn

发 行: 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印张 7.25 字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1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47-0883-2

定 价: 18.8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本社发行部电话: 028-83202463; 本社邮购电话: 028-83208003。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 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前言

救救儿童！

——鲁迅

早在 18 世纪，法国的哲人卢梭曾敏锐地指出：“我们不懂得儿童！”的确，历经几个世纪之后，卢梭的警告依然在耳边回响。我们每个人都有过儿童的经历，却依然不能理解身下的儿童。虽然，儿童教育体系不断在健全当中，但又很难适应儿童健全的成长。或许陶行知先生对教育的经验阐释，使我们应该回到教育原有的起点：生活即教育。陶行知说：“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生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卢梭的教育问题在陶行知的论述中得到了很好的解答：生活的变化使我们自身的教育经验不足以懂得儿童，而懂得儿童的基础则首先要理解生活当中的变化。

关于儿童教育问题，出生于 19 世纪的意大利教育家蒙特梭利曾这样控告：“社会赋予成年人一个教育儿童并促使其发展的角色。但现在，当探究了人们的心灵最隐秘的深处之后，对过去被视为是儿童卫士和恩人的那些成年人提出了控告。不是母亲、父亲、我们，就是儿童的监护人，可以说几乎所有的成年人都成了被告，也就是整个对儿童幸福负有责任的社会都受到了审判。”蒙特梭利的控告告诉我们，儿童教育在卢梭死后的百年之中依然是：我们不懂得儿童！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此时，生活在蒙特梭利身后百年之中的我们是否依旧不懂得儿童？此时，我们又是否依然是几乎所有的成年人都成了被告？毫无疑问。我们仍旧是不懂得儿童，而且同样几乎所有成年人都成了被告。因为我们不懂得儿童不是历史问题，而

永远是现实当中的教育问题。因此，面对儿童教育，几乎每一代成年人都将面临着成为被告的可能。

然而，在现实的儿童教育当中，另一个问题出现了。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开始热心于儿童教育。甚至有人已经捧读着卢梭的《爱弥儿》；而更多人捧读着蒙特梭利的《童年的秘密》。成人对于儿童教育的热心让我们感觉到他们面对儿童不想成为儿童的被告。可正是成人对儿童教育的这份热心，让我们看到那些面对成人的儿童，以及他们身上所附加的一切教育，促使我们不得不提出与蒙特梭利截然相反的教育事实：当下的儿童面对成人的儿童教育仿佛成了被告！在当下的儿童世界里，我们的儿童教育无疑使儿童成了教育领域中的被告。而对于每个热心儿童教育的成人来说，我们是否该自问：谁把儿童当被告？

本书将以先贤陶行知先生所倡导的“教育即生活”为原则，从心理、言语和活动三个领域去认识和理解儿童的生活，促使我们明白儿童并不仅仅是教育的对象，更不是教育领域中的被告，而应该是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成员。本书将尝试着拒绝把儿童当成被告，多样化地呈现儿童的教育生活，从而让我们更多地理解儿童世界。在成年人的世界中，认识生活的变化，懂得儿童成长之所需，才是儿童教育的根本。也就是说，让儿童依其自身的自然属性，独立地茁壮成长，如此才能还原教育生活的真义。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得到了重庆市三峡师范学校多名领导、教师的协助，没有他们的帮助，本书无法在短时间内完成。在此一并感谢，包括：陈冬梅、陈丕、杨春和、熊毅、黄建军、张平奎、牟其平、张善毅、肖醒、李平原、熊应、许绪琼、熊茂荣、黄波、宋凌云、张玲、陈鹃、王建国、邓小川、宋举鸿、张朝清、张德明、郑文群、万维华、管升、谢贤安、刘晓燕、谭敏、杨远、陈婧。

谭家德、丁维钢写于重庆市三峡师范学校

2011年6月

目录 MULU

心理篇：儿童需要与给予的不对等

一、成人也需要儿童教育.....	1
二、儿童才是自己的主人.....	4
三、心理世界的基石.....	9
四、造就好的“摇篮”.....	15
五、社会与儿童之争.....	21
六、天才对儿童的困惑.....	27
七、成人的伊甸园.....	33
八、儿童意志的表象.....	37

言语篇：如何面对儿童的话语与回答

一、儿童言语的生成.....	42
二、观察是话语的动力.....	46
三、言行一致的德性.....	50
四、谎言背后的初衷.....	53
五、口说脏话的儿童.....	57

六、美其名曰的“听话”	59
七、沟通胜过一切回答	61
八、倾听是一种公正	66
九、儿童的读写心理	71

活动篇：在儿童生活的自由与规范之间

一、独立生活不容侵犯	76
二、健全人格的责任	79
三、好习惯成自然	82
四、劳动是生活，也是游戏	85
五、交往是一种分享	88
六、儿童的礼貌与修养	94
七、开放的创造之门	97
八、嫉妒与自卑的超越	102
九、惩罚是一种什么教育	103
十、儿童的生存本性	107



心理篇：

儿童需要与给予的不对等

关注儿童的心理世界是儿童教育的基础。然而，在现实的教育中，人们往往忽视了儿童的心理世界，或是在教育的实践当中，没有充分地理解儿童的心理。及此，在儿童生活中就出现了儿童教育的需要与给予不对等的现象。我们说，儿童的心理世界包涵了成人日益缺失的自然属性，而认识儿童的心理世界，才是儿童教育的基础，更会使我们从儿童的心理世界中看到成人所一直向往的伊甸园。

——作者

一、成人也需要儿童教育

儿童是成人之父。

——华兹华斯

教育儿童的过程，同时也就是成人自我教育的过程。教育儿童对成人来说本身就是一次再教育。也就是说，教育儿童不仅是由幼儿教育职业主导完成的，更是社会层面的基础教育。成人社会对儿童的教育才是教育领域的主体。因此，我们说，完成儿童的教育就是成人自我的再教育。只有清楚教育儿童的责任，成人才在社会当中真正具有了成人的身份。

当我们成为社会的独立成员时，进入社会并迈向自己的人生。但这种居于社会的独立性并不能表示我们即是成人，因为成人身份不仅是青少年时期表现出的生理成熟与获得的文化知识教育，而首先是走出以往儿童教育的蜕变。我们说，

走出儿童教育才是成人身份的最基本特征。然而事实是，许多进入社会、走向独立的成人并不见得就走出了往昔的儿童教育，因为他们的儿童教育是不完整、抑或残缺的。正是因为这种儿童教育的失败，使得这些成人在社会独立的生活中出现坏的影响。而这些坏影响的根源往往就是不健全的儿童教育的结果。

成人没有走出儿童教育自然是隐性的，并长期存在于人的心理层面。显然，存在成人内心的儿童教育大多是负面的，对于成人内心的成熟并没有产生过积极影响。这种残碎的儿童教育因素也就并不时常在成人的心理活动中显现。只有当成人在生活当中陷入困境，或是遭遇挫折时，儿童教育的负面影响才升级为心理活动，导致情绪发生变化，影响成人对身边事物的判断，甚至可能出现过激的行为。

这种儿童教育的负面阴影往往并不被成人所察觉，因为它隐藏在内心深处，而且并非时常产生为心理活动，并从个人的行为上暴露出来。许多教育思想家已经指出，幼儿时期是人的性格形成的重要阶段，而性格得以形成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心理上的健全。然而心理的健全当然离不开教育，因此，我们说教育在塑造人类性格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儿童心理的健全同样不能缺失教育上的呵护。

儿童的内心相比成人来说更加神秘，有如一个小小的密室，我们很难周全地预料里面到底都藏些什么。但儿童的内心无论藏些什么，从阴阳的相对性来看，总不外两个方面：其一是对儿童成长有利的积极方面；其二是儿童内心很容易留下阴影的消极方面。

德国的教育思想家福禄培尔为此有这样的论述，他说：“儿童的，人的生命的最初表现是：安宁和不安宁、喜悦和痛苦、微笑和哭泣。”福禄培尔所说的最初表现就是儿童作为生命体的自然流露，但这种流露也表现出儿童的内心需求，并且积极与消极的两面性已然显露无遗。

不过，福禄培尔认为：“安宁、喜悦和微笑标志着儿童感觉中的一切与他的本质。”而“不安、痛苦和哭泣的最初表现标志着各种与作为儿童的人的发展背道而驰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会成为孕育虚伪、欺骗、固执、顽固和一切后继可悲和可恨的错误的温床。”在福禄培尔看来，儿童表现出来的积极一面为人之所需，这些更接近人的本质，是人的自然本性，而表现出来的消极一面则违背人的生存原则，并且这些消极因素更可能对儿童性格的塑造带来可悲的影响。

而这种可悲的影响，我们认为所体现出的就是没有走出儿童教育的阴影。按照生活即教育的原则，我们对儿童内心所表现出来的痛苦、不安以及哭泣等因素要有积极的应对，消除消极心理方面的影响，并引向积极方面，如此儿童心理才有达到健全的可能。然而，当这些消极心理因素没有在儿童内心得到消除或缓解之际，长此以往也就会形成心理的阴影，并深藏在成人的内心深处；或是因生活方面的变化，导致这种儿童的消极心理成为成人应对日常生活的沉重包袱，亦即成人没有走出以往的儿童教育。

就现代社会而言，由于生活方式的转变，家庭所给予的儿童教育相对淡薄，教育机构的群体教育方式并不能充分地给个体儿童针对性的教育呵护，这也就使得没有走出儿童教育的人群成为具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以及心理现象。由此，我们不得不问，当成人没有走出儿童教育，而完成成人的蜕变时，这些成人该如何担当并面对身下的儿童教育？

或者我们该听从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箴言：“儿童是成人之父！”在华兹华斯的时代，这句话听起来似乎惊骇世俗，并不太为人理解。即使是在我们这个全球化的现代世界，这句话也同样别有深意。儿童何以成为成人之父呢？成人才是儿童之父！人们或许更习惯如法国思想家蒙田一样有感而发：“作为一个父亲，最大的乐趣就在于：在其有生之年，能够根据自己走过的路来启发教育子女。”蒙田的话也是许多成人所认同的，自己走过的路所得来的经验对教育儿童来说有益无害。但成人得来的经验就一定适于身下的儿童么？在现实的儿童教育当中，这种经验之谈使无数儿童成长至成人时，其内心仍旧没有走出儿童教育。因为这种经验之谈的教育往往体现的是成人的意志，而不是在教育儿童。

华兹华斯的这句箴言其深意也就在这里。当儿童为成人之父时，这表明成人是有问题的。这个问题就是：相比较而言成人要比儿童更远离人的自然本性，而远离人的自然本性的成人也就显现出不健全的一面。华兹华斯在成人的身上看到了这种缺点，因此，他才教育那些远离自然本性的成人，要认知身边抑或怀里的儿童，从儿童的身上找回久已缺失的自然本性。这就是华兹华斯的别具用心，也是教育儿童的根本。

而我们说那些没有走出儿童教育的成人，就是华兹华斯所指涉的那些远离自然本性的人群。及此，儿童教育并不只属于儿童，对于很多成人而言，他们也同

样需要儿童教育。然而，这并非是耸人听闻，只是大多数的成人不愿意承认他们也需要儿童教育这一事实。

成人需要儿童教育更多是表现在心理层面，尤其是福禄培尔所指出的自然本性的东西。由此，我们说，在成人对儿童施与教育时，成人首先要接受一次儿童教育。这种成人的儿童教育不仅要求自身感悟缺失的自然本性，还需要观察身下的儿童，体会儿童的内心，尽可能地找回人的自然本性。

人的自然本性就是教育的核心，也是人类处于社会生活的底蕴。因此，我们说，没有完成儿童教育的成人，当面临身下儿童教育时，所表现出来的就是成人与儿童之间的不对等。成人面对儿童以及儿童的教育，首先就要求儿童需求与给予的对等。当没有走出儿童教育的成人面对儿童并亟待施与教育时，两者在教育面前就是不对等的。这种不对等的儿童教育，是当今教育的普遍现象。而这种不对等的普遍现象，就是西方教育思想家们所指涉的远离人的自然本性。

避免面对儿童教育不对等的现象，首先就要求成人完成昔日没有完成的儿童教育。每个成人在教育身下儿童时，不论是教育儿童的职业我们还是儿童的监护人，都必须反思自身有过的儿童教育，并在反思自身过往的儿童教育中找回儿童教育的真谛。及此，成人在儿童教育的情境中面对儿童时才会使儿童完成应有的教育，并不会因为在教育过程中的不对等现象，产生儿童走过童年时仍没有完成儿童教育。

总之，我们说成人也需要儿童教育。而当成人完成并走出儿童教育时，才是教育儿童的根本途径。华兹华斯的“儿童是成人之父”这一诗化语言，并不局限于感性的表达，同时还具有理性的深刻认知，是成人反思自身以及当下教育儿童的前提。

二、儿童才是自己的主人

人的教育在他出生的时候就开始了，在能够说话和听别人说话以前，他已经就受到教育了。

——卢梭

教育在人出生之时就已开始。但，很多人并不清楚人的是，卢梭所说人在出生之际就已得到的教育是什么？我们说，这种出生既得的教育就是生活。我们知

道，生命的开始就是生活的起点，而人的诞生都是伴随着种种教育开始的。这里所说的教育并不是指现代社会的教育领域，而是人们得以生活并认识生活、体验生活的底蕴。我国现代教育家陶行知说：“教育即生活”。所以，我们说教育并不是当下社会所流行的成功学，也不是励志学，而是认识生活和把握生活的基础。

但卢梭对教育的认知却与我们得到的教育常识有所不同。卢梭认为：“教育，我们有的是从自然中得到，有的是从别人那儿得到，有的是从事物中接受下来。我们的才能与器官的本质上的发展，是自然的教育；别人教我们怎样利用这种发展，是人的教育；我们对给我们施加的事物获得有益的经验，是事物的教育。”显然，卢梭将教育分为三个层次：自然的教育、人的教育和事物的教育。在这三个层次的教育中，卢梭认为自然的教育是一切教育的根本。因为“自然的教育根本无法由我们决定的”。但卢梭认为的才能与器官的本质，并不是我们认为的人的自然本性。也就是说，卢梭认为的自然教育缺少了心灵层面的关照。我们知道，人首先是自然世界的产物，其次才是社会内部的成员。但当社会生活使人们远离自然时，并不表示人们就与自然产生巨大的隔膜。换句话说，人在生理与心理的发展过程中离不开人的自然本性，依然与自然很亲近，而忽略了人类内心世界与自然世界的沟通，就是生活与教育的残缺。在社会生活与接受过教育的我们，其内心世界始终无形地包涵了自然属性。

此外，尽管卢梭将教育分为三个层次，但这三个教育是一个整体，缺失三者中的哪一个都将是不完整的教育，甚至将教育引向失败的局面。亦即如卢梭所说：“（三者）教育相互矛盾的话，他所接受的教育就没有益处。”相反，“假如这三种不同的教育是一致的，都朝着相同的目的，他便能够自己达到他的目标，而且生活得富有趣味。”

然而，在教育的社会中，人的自然本性的教育往往被忽视，人们更多关注卢梭所指的人的教育和事物的教育。这种教育认识的偏差导致成人在面对儿童教育时，往往忽略了儿童的内心世界。由此，把儿童看做自己的儿女、晚辈、学生，而忽略了他们也是独立的人。

儿童首先是人，更是自然的人，这点很少被社会承认。人们总是将儿童视为社会中的人。正因为如此，在成人的社会中，儿童仅仅是血缘伦理的对象，是成功学的对象，是继承利益的对象，而很少将其看成是具有独立性的人。这样就导

致对儿童内心世界的忽视，损害了儿童向健全的成人的转变。蒙特梭利告诉我们：“儿童纯洁的心理状态所遭受的这些创伤是缓慢而持续的，人们从来没有认识到它们是成人精神病的潜在原因。”蒙特梭利很好地诠释了儿童心理的脆弱性，并指出儿童心理创伤所造成影响的长期性。由此，我们不难认识到，儿童教育的首要任务就是对其内心世界的呵护。而这种内心呵护的意识转变，则首先要求成人必须将儿童视为独立的人。

不错，儿童也是自己的主人。尽管儿童的生理发育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但儿童的身体及其成长往往使成人忽略了他们作为独立个人的看法。诚然，身体是一种身份的认证，儿童的身体是区别于成人的有力认证，也是认识儿童的最初条件。蒙特梭利说：“每诞生一个婴儿，我们就会发现某种与此秘密相类似的东西。一种寄存于肉体之中的精神也在这个世界上出现了。”蒙特梭利在强调婴儿诞生时，同样更强调了“寄存于肉体之中的精神”。因此，我们应该知道，精神的建构并非成人所独有。

儿童时期是人生中身体发展变化最重要的时期。在认识儿童身体以及身份的同时，我们不能忽略儿童的内在心理，以及儿童心理的独立性。也就是说，儿童的生理健全与心理健全同等重要。但在现实当中，我们对儿童的教育大多注重生理的发育，以及知识的灌输，而对儿童的心理缺乏应有的理解，致使成人在建立儿童的正确思想、引导儿童的行为时容易产生种种阻碍。

对我们而言，身体是一种质的存在，但同时也是灵魂的居所。这种视而不见的灵魂才是身体的主人。儿童也同样如此，与成人灵魂的底色没有任何区别。这个内在于体内的灵魂承载着人的情绪、感觉、心理、认知以及精神。因此，蒙特梭利说：“儿童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实物存在着，更是作为一种精神存在着。它能给人类的改善提供一个强有力的刺激。”在这里，蒙特梭利说的人类的改善就是指精神层面的改善。抑或在蒙特梭利看来，成人的精神世界是以儿童时代所建构的精神世界为基础的，而人类精神世界的改善动力，也必将来源于儿童的精神存在。

蒙特梭利看到了儿童心理与精神发展的重要性，随之也就提醒我们儿童生活在成人世界中的地位。而在现代的儿童教育中，儿童的精神世界已然被成人的精神世界所占有。不仅如此，儿童的身体也同样为成人社会所占有。也就是说，随

着人们对教育认识的片面性以及不足，人们在儿童教育或生活中增加了对儿童的“奴役”。这种“奴役”显然不是从精神存在开始的，而首先是对儿童身体的“奴役”，致使当下的儿童教育是在体制的束缚中成长的，而没有一个自由的身体。

儿童的精神存在必然从儿童的身体开始。但是，随着在现实教育中成人对儿童身体的占有，儿童的精神存在也随之被成人占据。儿童的情绪、感觉、心理、认知和精神，都会随着成人的这种占据而丧失儿童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的丧失表现在儿童内在的不同层面。而这些不同的层面又影响了一个内在拥有自我生命的儿童。成人对儿童身体与心理的占有，主要根源在于他们并不知道儿童身体与心理之间的内在理性。这个生命的内在理性就是支撑儿童自主的最初动力。为此，蒙特梭利说：“理性提供了最初的动力和能量。各种印象被整理、排列起来服务于理性，儿童吸收他的最初的印象来扶助理性。”蒙特梭利讲得很清楚，儿童的整个生命发展自有其发展规律，而这种发展规律是由儿童的内在理性支配的。也就是儿童依据其内在理性来独自寻求身体与心理的发展，而这种发展的基础则是理性提供了力量，而种种外在的印象服务于儿童的内在理性。显然，这种内在理性的发展过程就是人的自然本性的生发过程。然而，在儿童发展过程中，这种身心和谐的自发运动，往往被外在的力量所抹杀，进而使儿童在成长与发展中，对成人的依赖性大于自主性。为此，我们说，在教育中成人对儿童的无限占有——尤其是忽视儿童的心理，没有意识到儿童作为独立的人的存在——所表现出来的就是儿童与成人之间的不对等。

也许有人会说，这只是夸夸其谈，儿童对自身的认识只能依靠成人的教育影响才能使其走向独立的人。但我们说，独立意识早在儿童时期就已存在，而这种存在在古典教育中就是指灵魂的存在。德国的大哲学家康德在谈到教育时说：“灵魂的培养，人们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把它称为一种自然性的培养……我们完全可以把对灵魂的塑造跟对身体的塑造一样称为自然性的。”康德将身体与灵魂统一归于自然性，并将此视为儿童教育的基础。也许现代人已经不认同灵魂的学说，但我们可以从生理与心理这一相对的概念来解释儿童的独立性。

从生理层面来说，1周岁前后的儿童，其自我意识表现并不是很强。这时的儿童还不能把自己同周围环境区别开，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尽管手脚乱动乱踢，但并不能说明此时的儿童理解这是他的一部分。这一时期的儿童有些会有咬

手指的习惯，但这种习惯也不能让他对此有朦胧的认识。当1周岁前后的儿童长大以后，他对1周岁时所接触的事物没有任何记忆，只能通过长辈们的叙述来了解。这就充分地说明此时的儿童只有饥饿、排便和睡眠的需求，这是人最基本的自然本性，而除此之外一无所知。

但这一时期的儿童的无意识表现并不持久，很快就会增强自我意识，因为他开始学会观察事物，并尽力去区别它们。譬如，他会观察玩具的不同，会分辨人的不同。并且他明白了自己的动作与事物运动的区别。就在儿童认知事物与人的同时，他们有了懵懂的自我意识，明白了自己此时此刻的存在。也就是说，此时的儿童是先明白了他者之后，才知道自我的存在的。这种认识是儿童独立性的初级表现，因为儿童知道了自我的存在。

当儿童到了两岁时，他们已经掌握了一些基本的语言。语言的掌握使儿童的自我意识得到了更大的加强。尤其是，这时的儿童已经开始使用了代名词“我”。也就是说，此时的儿童具有了“我”的意识。“我”的意识的建立，就说明儿童此时的心理已经开始发展，精神开始独立。显然，这是儿童自我意识完善的重要标志。一般来讲，当儿童学会表达“我”的时候，就开始懂得了欲望的表达，自我表现的能力和对具体事物的占有。譬如，他知道了玩具是我的，并喜欢在别人面前摆弄自己的玩具。这是儿童独立行动的表现。而这种行动的自我表现则完全是独立性的。

儿童的这种行动的独立性，使儿童初步有了知觉，同时具有认识事物的能力，尤其是对周围环境与事物的认识能力。这一阶段是儿童教育的初级阶段。虽然，这时的儿童自我意识到缺乏自我控制能力，这是因为此时儿童的大脑与神经系统的兴奋状态超乎成人。但是，儿童的内心是自由的，成人应该细心观察儿童的心理发展，注意对儿童行为的正确引导，而不能缺乏理性地随意制止儿童的行为，更不能强加斥责。因为依据儿童的心理发展，这时的儿童正是性格的形成时期，并且对儿童后来的成长具有深刻的影响。儿童早期自我意识，是儿童心理发展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此时的儿童时常以自我为中心去观察世界，其行为也同样以自我为中心。所以，我们说，为了让儿童更好地成长，成人应该更多地去了解此时的儿童，尤其是理解儿童的独立性。也就是说，认识儿童也是自己的主人、把握儿童的内心世界才是儿童教育的根基。

但，很多成人忽视了此时的儿童作为独立的个人，尤其是儿童的内心世界与儿童的精神发展时常被成人视而不见，甚至是无所认知。对儿童内心世界的无知，就容易产生对其占有。为此，蒙特梭利敏锐地指出：“成人常常借神灵之名，使自己成为儿童精神世界里的神”。蒙特梭利所说的神灵是西方世界的习惯，而在东方社会里的成人同样会以其他的名义来成为儿童精神世界里的神。因此，我们说，要让儿童充分拥有自己的身体，做自己精神世界的主人！

对儿童精神世界的长期占有显然有碍儿童的心理发展。因为，这种精神世界的占有本身就是对儿童身体的占有。西方哲人斯宾诺莎说：“在对于人们身体的本性没有正确了解以前，决不能正确地明晰地了解什么是身体和心灵的统一。”儿童心理的发展要重视身体和内心的统一，这才是儿童心理发展的主旨。

但有些人却将儿童的身心发展视为一个多变且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我们说，人的内心世界始终是简单的，并且在儿童时代就已经形成。所谓从简单到复杂、从量变到质变不过是人在教育过程中所强加给予的。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儿童的身体和内心的统一也就是卢梭所说的自然的教育；而这才是儿童共有的心理特征，才是儿童成长为成人的坚实基础。

福禄培尔对此有更深刻的认识，他告诉我们：“人，为了让他和他身上的人性得到完全的发展，在儿童时期，我们就要在尘世关系的整体上完整地统一地看待他。”福禄培尔所说的尘世关系整体上的统一，其前提是：人不可僭越自然的教育。也就是说，我们看待儿童，首先要尊重儿童的自然教育，然后在尘世关系上去完整地统一地看待儿童，并还给儿童作为自己主人的身份。

三、心理世界的基石

防止身体的虚弱也是必要的，因为身体的虚弱必然产生并决定心理上的娇嫩和脆弱。

——福禄培尔

前面讲过，身体是人的一种身份认证。但还不止这些，身体还是一个健全人的基础。没有一个健全的身体，那么，我们必将面临着与众不同的生活。在儿童教育当中，儿童身体发展以及它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从人的生理与心理这一相对的概念来说也是如此。一般来说，人的生理上的健康是心理健康的保证。

按照中国古老的自然概念来解释就是，这是因为生理与心理是人身体的阴阳两面。我们说，可见的身体属于阳性，而不可见的心理属于阴性。而阴阳这对自然属性又是互补的。

虽然，西方没有这种自然属性的概念来理解生理与心理，但福禄培尔以其西方的经验证明：“防止身体的虚弱也是必要的”，这种必要性不仅关系到人的身体，也会影响到人的心理。许多事例表明，有时候身体的虚弱会产生极大的心理问题。事实上，这种事例会更多地发生在儿童身上。

但阿德勒则告诉我们一个令西方人困扰不已的基本问题：“人们对‘到底是心灵支配肉体，还是肉体控制心灵。’这个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对西方人来说，认识心灵支配肉体还是肉体控制心灵是绝对必要的。因为了解谁支配谁，是关系到儿童教育的根本问题。假使说，认为肉体控制心灵的人，就会以肉体为基础来完成儿童教育；反之，认为心灵支配肉体的人，就会以心灵为基础来完成儿童教育。但事实上，心灵和肉体并非是从属性的关系，而是互补性的关系。

既然如此，那儿童教育该怎么开始呢？我们说当然是从身体开始。这是因为身体是最初可见的，而心理则会随着身体的成长而日渐重要。显然，儿童的生理发育必将影响到儿童的心理。倘若儿童具有先天性的生理问题，那么同时会给儿童的心理的发育带来实质性的变化。而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出现了生理问题，同样也会给他们带来心理的困扰，甚至引发心理疾病。

因此，大自然赐予我们身体，我们就要遵循自然规律，无限地去爱护这个身体。而当成人面对儿童的身体及其生理上的发育时，同样要爱护大自然赐予我们这种生命的延续。尤其是在婴幼儿时期，关注这一时期儿童的身体发展是儿童心理发展的坚实基础。这是时刻提醒儿童监护人和教育职员懂得身体教育的基本常识。说到这里，或许有人会问：什么是儿童的生理健康呢？所谓的生理健康当然是指儿童的身体发育是否符合人类成长的自然规律。人的成长当然摆脱不了自然的律令。这种自然律令在孕育时期就已经开始。同样儿童的成长也同样遵循着自然的律令。而儿童的最初身体发育就是指婴儿感官和四肢的活动；这种发育的最初活动也是人的自然本性。

福禄培尔说：“婴儿感官和四肢的活动是最初的萌芽，最初的身体活动，是蓓蕾，是最初的求知欲。”福禄培尔认为婴儿的这种活动就是最初的生命活动，